

# 文化拼盤

素奇 申明

## 非生產性消費

### 「文化人」

「文化人」對加深新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貢獻，其實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大得多。

這個社會如不能多些「左翼評論」、「文化新潮」，則不妨多兩三本「時式」、「清秀」和「號外」，它們對加深「滯脹」(STAGFLATION)的作用，可算殊途同歸。當你鼓吹消費、寄生式的生活作風時，你未必需要自咎。道德主義已無藥可救，未來的歷史學家還可能記你一功。

資本主義已進入晚期階段，經濟矛盾在結構上已發展至死路一條，資本積累已到達山窮水盡的境地。滯脹是這一切的表徵而已，但連這種表徵也令西方的經濟學者大惑不解，為何經濟停滯竟然可以和通貨膨脹這種現象並存呢？沒有人能拿出合理的解答。

凱恩斯主義者高呼如果沒有另一個凱恩斯出現，經濟大恐慌可能會再臨，貨幣主義者乘機回歸古典，將一切問題歸咎於政府濫印貨幣，但有又誰敢真正實行佛利民之流的天真想法呢？折衷主義者認為應財政(FISCAL)與貨幣(MONETARY)政策並用，但實際上每一個新資本主義政府都已出盡了法寶：財政——貨幣——價格工資限制(自願的)——價格工資限制(強迫的)——社會契約的各種混合形式都嘗試過了，然而經濟危機還是全速趨臨。

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現象絕不會感到奇怪，雖然他們拿出來的理論分析，頗有分歧。

史維茲(PAUL SWEEZY)和巴朗(PAUL BARAN)的「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主要用「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理論去解釋滯脹：壟斷資本一方面操縱了價格的構成(市場成了虛象)，扯高了價格和引致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它們的龐大經濟剩餘(ECONOMIC SURPLUS)又越來越沒有出路，通脹與衰退因此同時出現。

此種理論可惜未夠深入，未能從資本積累過程的根本矛盾來考慮，對「文化人」亦沒有什麼有趣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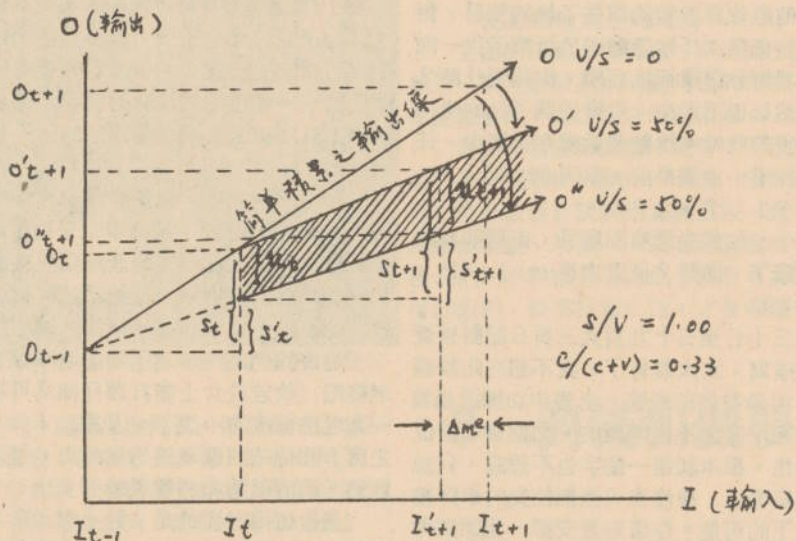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生產和積累本身。這裏對滯脹的分析，是以新資本主義大量發展非生產消費的生產和積累的雙重影響：抽調資源和扯高價格為基礎的。我們同時想指出：文化人對加深這種發展，已起了頗大的作用，亦可以再起更大的作用。

傳統資本主義的發展侷限在工業生產方面，並由於社會生活水平不高，大部份輸出(OUTPUT)無論是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都直接重新投入回積累過程中作為輸入(INPUT)。圖中的O ( $U/S=0$ )，便

是假定生產科技不變的情況下，全部的剩餘S(支持了生產資料水平和勞動力再生產後的剩餘)都再重新輸入。因此經濟增長率(ECONOMIC GROWTH RATE)可以穩定地直線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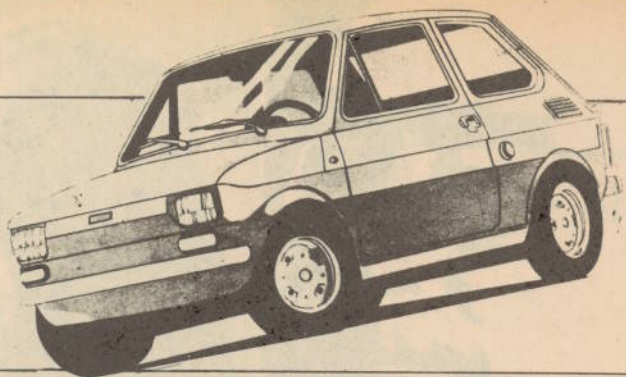
不過，資本積累本身的發展，令到傳統的工業範疇資本有機組合上升，利潤下降，資本必須向衣食住行以外的非必需範圍擴展；資本流通和週轉亦需要大量的文職工作和資料處理功能來支持。新資本主義下金融商業高速發展，消費主義和「普及文化」的冒

非生產性消費、經濟放緩  
及滯脹中之過量需求



S - 剩餘  
U - 非生產性消費  
 $\Delta mc$  - 需求過度量(或供應不足量)  
 $t, t_1$  - 時期、時期(一).....





## 的革命側路

升，亦是由這種根本動力所迫使的。

但這種發展却替資本主義掘下了墳墓，「文化人」無端做了不自覺的革命者。

圖內的O，表示所有剩餘S都投入生產。但金融業、商業、消費和文化事業的輸出(OUTPUT)，都不過是資料、服務、或「精神食糧」，這些東西或許對資本積累和平衡新資本主義下人的心理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們對於實際的輸出增長，是沒有真正的作用的。不單如此，它們還需要從真正生產之中抽調物資來支撐。

在很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所謂「第三部份」(TERTIARY SECTOR)早已超越了「第二部份」(SECONDARY SECTOR)，成為經濟支柱，白領多過藍領，文化人隨街都是，人的消費傾向亦成了J CURVE。

換言之，St中有很大部份被「非生產消費」虛耗了，被用作支持那第三部份，只剩下了S't 可以重新輸入生產積累中。因此整個簡單積累之輸出線乃被迫向下調，真正的經濟增長(REAL ECONOMIC GROWTH)被嚴重地削弱了。U/S比例越高，積累的增長率便越低。

另一方面，非生產消費同樣地需要機器、工具等生產資料和食物、娛樂等消費資料來支持。由於經濟增長率下降，而非生產消費又和生產性消費競爭有限的生產消費資料，過度需求( $\Delta m^e$ )乃引致通脹。生產性行業一來已經因利潤下降停滯不前，現又因通脹增加成本，更無發展可言。

到了某種階段，投資本身便面臨全面性的利潤危機。滯脹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

到現在你應該開始明白，文化人在加深滯脹和資本主義危機中可以起什麼作用。

首先，作為文化「生產」者，他們抽調了本可重新投入生產的資料，削減了經濟成長率，而他們「生產」出來的輸出，又對生產過程毫無補助，不能作為下一階段的輸入。愈多文化人，社會便愈不事生產。

其次，文化人「生產」出來的「產品」

：如果屬「高級」文化，則可令到受影响者看化紅塵，逃遁入精神世界(繼續不事生產)，如果屬「低級」文化，則離不開鼓吹消費，教人享樂，換言之，亦直接地促使更多的資源流入非生產性消費的死胡同裏，削弱了經濟的進展。

香港的現狀已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上述的論點：真正的生產行業如建築業、製造業停滯衰退，非生產行業如服務業、地產業、消費娛樂等却「蓬勃」發展，引致價格狂脹、經濟過熱、逆差到達天文數字、港幣沉淪……。

你不能說明周、清秀、號外、邵氏嘉禾電影、無綫麗的節目、新亞精神、岑逸飛……等等對這些現象沒有貢獻。

要幹就徹底地幹吧！「消費是你生命的總和，是你存在的唯一原因」，我消費、故我在；你不消費，所以你反革命！



## 「現代化」

「現代化」是今時今日最熱門的名詞，見報率大大超過明星、政客、商品。

什麼是現代化？

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指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意思很清楚。工農業現代化在於使用更有效率的生產方法來提高生產力。國防現代化在於發展新武器，更有效率的組織軍隊，增強國家的防衛力量。科技的現代化在於發展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以支援上述三方面。

但是，海外的知識人談現代化時，往往加上其它意思。管理出了問題，要現代化，教育有問題，又需要現代化。中國缺少的就是「現代西方社會」的「理性」。現代化成為萬靈丹，亦成為口號、空話。海外的知識人看到「四個現代化」的限制是好事，但他們所鼓吹的現代化卻是壞事。

「現代化」這個概念源於西方學院裡的知識人對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解。「現代化」理論是一套社會發展理論，它的模式可以這樣表達：經濟、科技發展——→社會結構、制度、意識的改變。根據這種觀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社會」，經濟、科技較落後的社會(所謂「發展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是「未現代化的社會」。這些較落後的社會的經濟發展，必然使它們邁向「現代社會」，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社會。

當然，「現代化」理論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在此祇能指出它的中心論點。

根據這套理論，西方的學者又攪了一套「聚匯理論」(CONVERGENCE THEORY)，認為經濟發展必然使「西方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結構、制度、意識越來越相近。當然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越來越像資本主義社會。

讀到這裡，讀者大概已經嗅到一些機械唯物論、經濟決定論的味道吧！

因此，大談「四個現代化」之外的現代化(政治、管理、教育等等)，對理解中國各方面的問題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當然作為





一個行動的口號，「第五個現代化」在國內被提出來是好事。但海外知識人都大談現代化就不是好事了，除非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變成「西方社會」是好事。

## 「感性」

感性是什麼？

感性是每個人都有，但不一定自覺到的東西。感性好像一些已經深入人的體內，操縱他們行為的原素。

人的感性是表現於他對事物的「自發性反應」，它揭示的是人的自我（SELF）。人的自我是很多過程的暫時綜合，它表現了人對好／壞、美／醜、有意思／有意思等方面的「認識」。

藝術工作者看見一幅裸體女人相時的第一個反應，可能是考慮它是否表達美感，或這幅相片表達了什麼意思；道德主義者看了相片的反應可能是感到尷尬，認為這是人類墮落的證據；婦解份子看了相片之後的反應，可能是憤怒，認為它把女性描繪為性對象。

人對事物的反應表達了他們的感性，也就是說告訴我們他們是怎樣的人。

但是，人的感性是充滿矛盾的，它不是一個有一致性的邏輯系統。道德主義者看了裸體女人相片的反應可能是尷尬，道德上的反應，但照片亦可能引起他的慾念。

人就是這樣的矛盾的綜合。

人的感性祇能通過生活改變，不能通過思想反省改變，因為人不是思想的表現，人還有心理、生理。感性是「認知」，也是「存在」。

## 「理性化」

理性化是德國社會學、經濟學家麥斯·韋伯的社會理論的中心點。

理性化是指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但是，韋伯所指的理性是什麼呢？簡而言之，韋伯的理性是「科技理性」（TECHNOLOGICAL REASON）。「科技理性」強調的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係，關注的是效率問題。韋伯所說的理性化，就是指「科技理性」逐漸擴張，在社會各個領域佔統治地位。韋伯認為這種傾向，明顯地表現在「官僚組織」的發展。「官僚組織」的特點是專門化（SPECIALIZATION）、和精細的分工。組織的職位都是由有資歷的人充任。組織內的權力分配是科層性的，由上而下的，因為在上位的擁有知識、工作能力來指導下屬工作。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效率。以效率為前題，一切都變成合理（RATIONAL）。

「科技理性」以效率為評價事物的標準，所以它最反對以其它標準為前題的「特殊化」。但是，「科技理性」卻忘記了它本身亦是一種「特殊化」——它把效率變為評價任何事物的標準。

但是，「科技理性」本身就是一個最終的價值。提高效率是為了呢？例如，社會的生產力提高了，對那些人有好處呢？很明顯，把「科技理性」看待為評價一切事物的標準，祇能掩蓋了它背後的價值、利益。

現在是批判「理性化」的時候了，因為它替當權者的決策提供了藉口，它已變成一種意識形態。（有關這個問題，可參考 HERBERT MARCUSE 在 NEGATION 一書內的 "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MAX WEBER"，JURGEN HABERMAS 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DEOLOGY"，此文收入他的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